



《杨绛传》出版

记录杨绛先生百年人生



天地出版社
罗银胜 著
《杨绛传》(追思纪念版)

5月25日,钱钟书口中“最才的女,最贤的妻”——著名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走完了她105岁的人生历程。杨绛生前就曾说过,如果去世,不想成为新闻,不想被打扰。她生前留有遗言称“火化后再发讣告”。不过,在去世后,这位文化老人得到了众人的怀念。传记作家罗银胜的《杨绛传》(追思纪念版),日前也已正式出版发行。

据出版方介绍,这部《杨绛传》在前一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修订,对杨绛先生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进行了更详细的解读,是一本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最全面的传记作品。

书中引用,融合了诸多杨绛著作中的记载,以大量历史、人物为背景,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描绘下来。不仅如此,作者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杨绛的百年人生,包括童年成长、家庭变迁、求学历程,以及同钱钟书半

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,尽显其博学、睿智、宽容、韧性的风范。

作者罗银胜是资深传记作家,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写作。这本书是他在阅读了大量杨绛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后,历经十余年的叙写、修订而成。书中透过丰富翔实的细节,刻画出杨绛形象的各个方面:与钱钟书志同道合的“书虫”和“隐士”,技艺精湛的文坛宿将,慈爱包容的贤妻良母,随分自持的智者……生动呈现先生一百多年的人生轨迹,读者亦可从中对杨绛的生平、文学创作、翻译著述有所了解。

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曾言“你们捧钱钟书,我捧杨绛”。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文学家,杨绛先生的名字广为人知——她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,在历经风风雨雨,仍然温柔敦厚、哀而不伤。尤其在当下如此浮躁的社会,杨绛先生仍然能够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,静悄悄地影响着这

个时代:淡泊宁静,与世无争,不理世事,袖手书斋,躲在人群背后,读书写字做学问,这样安静舒张的心,这样绝尘的精神生活,是我们在喧闹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。

罗银胜说,他第一次接触杨绛先生的作品,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求学期间,当时她的散文《干校六记》一纸风行。后来,他写作《顾准传》来京采访,在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交谈中,知道了“文革”中“五七干校”的气氛其实是相当紧张的,知识分子在那里的日子非常难熬。可是,杨绛温柔敦厚、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,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依然难以忘怀。

罗银胜为了写作《杨绛传》,与杨绛先生多有交往,但他指出,这种交往是典型的“君子之交”,“来往比较平淡”。在罗银胜眼中,杨绛先生是个内敛谦虚的知识分子。“早些年,当我提出写传记的要求时,杨绛先生一开始是回绝的。”罗银胜记得,杨绛曾

劝他说,“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人物,不值得你写传记,要写还不如写钱钟书先生”。每当谈到先生钱钟书,杨绛总是将自己放在一个辅助的位置上。杨绛在给罗银胜的一封回信里写道:“我干脆劝你放弃这项工作,花点工夫多研究钱先生的学问吧。”

当罗银胜把传记手稿寄给杨绛时,一开始她都压着,半年没有回音,她告诉罗银胜,“钱先生身体不好,好多事情我也不方便向他核实。”后来罗银胜删掉了有关内容,没有写进书里,“她一听到删掉非常高兴”。

在罗银胜看来,杨绛先生是一个本色的知识分子,保留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基因。他们之所以与世无争,实际上是这个世道太艰险太复杂了,“这是对自己的保护”。看完《杨绛传》的书稿后,杨绛先生拎了两个装着书稿的大信封到邮局,将书稿寄回。后来她跟罗银胜开玩笑地发牢骚,说,“小罗啊,你真累人啊!还花了我好多钱呢!”

“诗歌界网红”归来

女诗人余秀华推出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

女诗人余秀华近日出版了诗集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,这也是她继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之后,出版的第三本诗集。诗集中有不少诗写的是爱情。余秀华说,好的爱情诗都是在痛苦时写成的,“真正获得爱情的人,是写不出诗歌的”。

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,演好丑角

过去的一年,成为名人的余秀华经历了诸多的变故:母亲身患癌症,自己费尽周折终于离婚后又无意间成为话题人物。去年初以一首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横空出世后,有学者赞誉她是“中国的艾米丽·迪金森”,此后这位出身农民、身患脑瘫的诗人,以横扫一切的姿态,迅速占领了朋友圈。其第一本诗集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,一个月内的销量就突破十万册,她成为海子之后二十年来中国诗坛最火的诗人。一时间,“人人都谈余秀华”。一年之后,余秀华又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,带着她的最新诗集,很多人依然认为她是互联网成就的大众诗人,甚至将她 and 近

来流行的“网红”关联,称余秀华是“诗歌界网红”。

这也是成名后的余秀华一直绕不过的问题,她常常被人问:你现在成名了,生活有什么改变?“天,让我怎么回答?”从物质的角度谈,余秀华眼下还住在自己的小院子里,养着下蛋的鸡、抓老鼠的猫、看家的狗。家乡搞新农村建设,给他们盖新房子,她打算等盖好了就搬进去。尽管现在有些钱了,但她并没想过搬到城里住。她说:“城里不好,人太多,烦。”

在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的后记里,余秀华说,她理解的生活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细节组成的,“我参加的那些活动、节目怎么

能叫生活?我虽然不会对这美意警惕,但是的确无理由欣喜若狂”。她愿意将这些看成是生命赋予自己的角色,“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,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,哭笑不得”。

她说,自己一直无法知道和命运有怎样的约定,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其自然。“有人自远方来,叩我柴扉,许我桃花。”余秀华的语言带着诗意,也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无望与超脱,“顺其自然地活,某一天也是顺其自然地死”。

在诗集发布会上,余秀华说自己终于摆脱了婚姻的束缚。去年10月,她从法院领到了离婚判决书。此前,她多次说过与长年在打工的丈夫毫无感情可言,

但是当她告知家人要离婚的时候,没人赞同她。家人担心她老无所依,特别是身患癌症的母亲坚决反对。好不容易过了家人这关,丈夫又不同意了,说余秀华成名后甩了自己,得给一笔赔偿款。最终,余秀华两部热销诗集的版税大多用来摆脱婚姻了。

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收录的诗歌大多数都是爱情诗,但爱情离这位“喜欢爱情,讨厌婚姻”的诗人很远,在其中一首诗《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》中,余秀华写道: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,活到父母需要我搀扶,活到儿子娶一个女孩回家。生活一无是处,爱情一无是处;婚姻无药可救,身体有药难救。

诗歌有什么用

去年一年至今,余秀华拿奖拿到手软:先后获得《诗刊》“年度诗人”、中国诗歌学会“年度诗人”、中国作家榜“年度诗人”,深圳读书月“年度作者”,《出版人》杂志“年度作者”。《诗刊》“年度诗人”颁奖词说:“余秀华的诗,坚实、沉挚,是现实的血管中流出的本真之诗,是生存的泪水中涌出的疼痛之诗;她的诗,凶猛、粗粝,展现出日常生活的惊心动魄,直接袒露灵魂斑驳而痛苦的本色。”

因为诗歌而受到如此多的关注,余秀华承认自己的幸运,但她在受访时也表示,“诗歌也很幸运”,因为余秀华的走红,诗

坛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据媒体统计,整个2015年,有多达数千种诗集问世。余秀华认为,这种小众文学形式,在这一年多能够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并带动一股热潮,“是我的功劳”。

随着余秀华的走红,争论也不期而至。《光明日报》曾刊文《走红的余秀华能否让诗歌火起来》,这篇文章解释,诗歌在中国当代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,这个艺术门类也曾鼎盛一时,但是,在社会平稳运行的当下,诗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产品,与人们世俗的追求并不很合拍,成为少数人仰望星空的产品。“当人们不再读诗的时候,忽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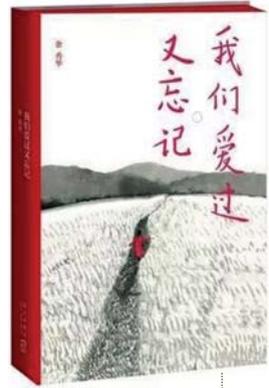
见到由自媒体推出来的《在打谷场上赶鸡》等作品时会产生新奇感,同样,媒体也需要这种词锋来刺激当下的文化生活。”这篇文章将余秀华的走红概括为一场由媒体制造的诗的泡沫,让我们认识了一位诗人,但它并不能唤起人们对诗歌的热情。“真正的诗人,都只能在安静的一隅从事艺术的追求,这种浮华的炒作给他们带来的,至多是一帘幽梦。”

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袁忠岳在评价余秀华时也说,余秀华的走红带动了普通读者对诗歌的热情,她的诗歌总体不错,但如果称其为“中国的艾米丽·狄金森”,就有些过誉了。虽然余秀华

的诗具有一定现代诗的风格,也确实得到了诗歌界的认可,但她生活的范围毕竟还是有限的,“她的诗歌还是缺乏系统的修养与指导,在艺术性上差了一些”。

余秀华的诗歌也经常批评个人抒情成分过多,对国家社会的关注不够。在新书后记里,她也回应了外界的批评。“关心是需要实际付出的,我们不能在一个高大的话题上粉饰自己。比如灾难,诗歌有什么用?比如腐败,诗歌有什么用?”余秀华解释,从这个意义上说,诗歌一无是处,但是,“诗歌通向灵魂。不写自己能写谁?”

(本报综合)



新星出版社
余秀华 著
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

这样就很好

□余秀华

春天消逝了
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
这样就很好

听不见鸟鸣
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
这样就不坏

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
是在路上
这样也很好

我不知道你在哪里
但知道你在世上
我就很安心

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
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
仿佛我听见

人间有许多悲伤
我承担的不是全部
这样就很好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: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:曲鹏
美编:牛长婧